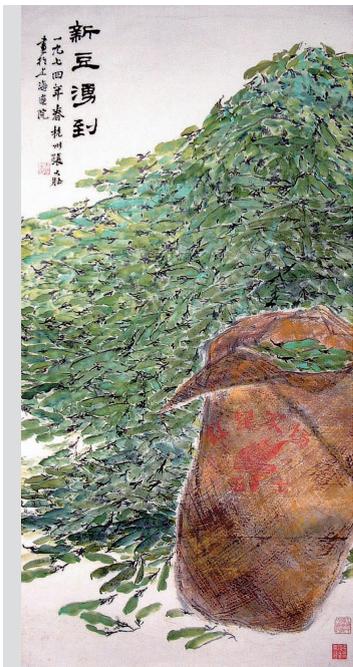


# 国家艺术杂志

2023年4月15日 星期六 第1010期 | 新民晚报 | 主编:吴南瑶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ss@xmwb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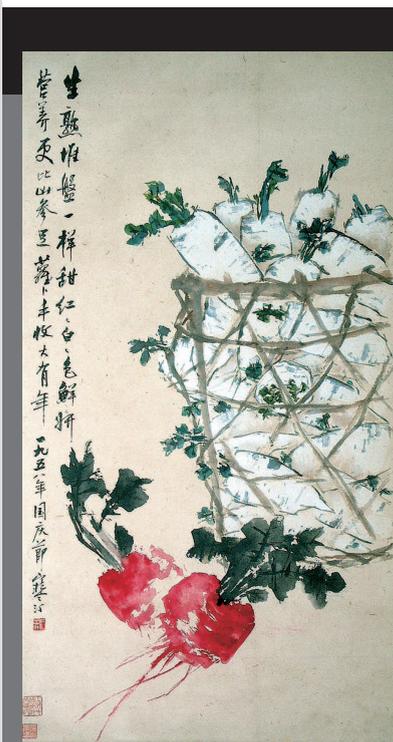
12



■《新豆涌到》张大壮 1974年



■《卷心菜西红柿》来楚生 无年款



■《萝卜丰收大有年》江寒汀 1958年



■《卷心菜》张大壮 1966年

■《河鲜蔬果杂册·茭白辣椒》张大壮 1978年



■《带鱼丰收》张大壮 一九七三年

## 笔下滋味：一蔬一果总关情

◆ 沈嘉禄

### 蔬果鱼鲜摆在了C位

张大壮、来楚生、江寒汀三人同是1960年画院成立时受聘的首批画师，生活在长三角这片沃土上，均以花鸟画见长。不过我在此次展出的九十余件绘画及书法、篆刻作品中，对他们所绘的蔬果鱼鲜等看得格外仔细。

1958年画院筹建不久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受时代风气的影响，画家纷纷走出画室，深入基层，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寻找素材。事实上，以蔬果为素材进行创作，在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几代画家中已成风尚，但他们着意向佛手、柿子、柑橘、石榴、百合们讨彩头，而新时代的画家，过滤了清供图式的浅层意趣，从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中确立时代的审美。所以在这三位画家笔下，一菜一果，一虾一鱼，都是鲜活的，水淋淋的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渗透进劳动者的手泽，饱满而丰腴，鼓胀而结实。诚如张大壮先生所言：我画的都是吃的东西。

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：我画的不是供品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笔下的东西已告别了旧风俗和旧文化，已经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；是画家的人格外化，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的形象代言；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更是新时代的“阳光雨露所滋养的”。只有结合时代背景与审美风气，才能理解他们三位的这批画作，不只是题材与技法的突破，更是思想感情的体现。

于是，蔬果就站上了C位，成为光彩照人的主角，连亮相的姿势也与众不同。江寒汀所画的白萝卜，枯笔双钩，刚健硬朗。摘掉叶子，揩去泥土，装满一箩筐，准备运往市区菜场。箩筐前方搁了一对红萝卜，看似随意地用了没骨法来画，却有淡妆浓抹之美，汁液饱满的感觉诱人去拿。又恰似舞台上的一对旦角，唱的是穆桂英挂帅这样的现代戏。再看题跋：“生熟堆盘一样甜，红红白白色鲜妍。营养更比山参足，萝卜丰收大有年”。在观画人心头激起的，不就是鼓乐齐鸣、喜气洋洋的丰收曲吗？

画展上还有一幅江寒汀于1961年劳动节创作的画，一筐刚刚割来的猪草，筐下横着一枝

近日，“总知春烂漫——纪念张大壮、来楚生、江寒汀诞辰120周年特展”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办，少长争睹，络绎不绝。本刊特邀作家、美食家沈嘉禄撰文，品读画笔下的美味。展览持续至5月14日。——编者

红艳艳的野花，乱蓬蓬的猪草与舒展的鲜花，两相比照，热烘烘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更妙的是地上躺着一柄镰刀，割草人去了哪里，就在你的身边。这幅前无古人的画，也让我想起那个年代的一句顺口溜：“猪多肥多粮食多”。张大壮的绘画妍丽灵秀，深得恽派没骨技艺之精髓，有着“现代恽南田”的美誉。晚年的他渐入化境，率性所至，创作了一批以创新题材、创新技法为旨趣的作品，蔬菜、瓜果、鱼鲜等都奔来眼前。

### “银鳞颜料”与水墨相溶

在中国画坛上，鱼虾鳞甲也是常见素材，个中高手林立，齐白石就是一位卓越者。但以海鱼海虾入画却很罕见，或许在前人眼中，《海错图》不啻一卷海妖谱。随着新中国近海、远洋渔业及围网养殖业的发展，内地的民众也能经常性地享受到新鲜的渔获，所以张大壮笔下的海鱼海虾，便是社会发展的实录。张大壮画的对虾，我有幸拜观过多次，虾体饱满，色彩鲜艳，还原度相当高。而他的《带鱼丰收》早已是画坛传奇，这次凑近了细看，不由得啧啧称奇，诚为画家这一题材的精品力作。据上海画坛实力派画家洪健先生所说，张大壮所作带鱼图的最大创举便是在颜料的调配上。为达到逼真的效果，他从菜场讨来新鲜鱼鳞，刮下来晒干，然后研磨成粉，和着颜料和胶水调匀，再涂到带鱼身上。“银鳞颜料”与水墨相溶，使笔下的带鱼栩栩如生，且不受时间淘洗，历久弥新。倘若上银粉，时间一长可能转黑。

张大壮画带鱼不是独一幅，以前我看到的“张氏带鱼”多为“盘踞”，而这幅中的带鱼正从渔网里扑脱出来，渔网用黑线与白线交替勾勒，凌乱中显出一定的规律，疏密得当，灵动飘逸，略有勾连，动态十足。落日归海，

晚霞满天，渔获上岸，一片欢腾。

### 采用山水画构图布局

画展中首次与观众见面的张大壮《写生蔬果册》，虽未装池，却更值得细细品味，茭白、番茄、辣椒、莴笋、米苋、枇杷、卷心菜……信手拈来，妙趣盎然，寻常所见，新意迭出。尤其是那几棵作为衬托的红米苋，红梗与绿叶的相融相兼，浑然天成，如有神助。

海上画家张海平先生说：张大壮笔下的瓜果蔬菜之所以鲜翠欲滴，得益于他的用墨、用色技巧。他还猜测张大壮受过西画训练，他笔下的有些色彩在现有的国画颜料中根本找不到。张大壮的学生、京剧名家盖叫天的孙子张大根曾经跟我说过，老师画到兴起时，米苋、菠菜、桑葚、柿子都可挤出汁水来调颜料。

当我看到期待中的《新豆涌到》，心情仍那么激动。江南初夏时节涌到眼前的蚕豆，一节一节堆起，一粒粒涌动，报告的不仅是季节的更迭，而有对劳动者的礼赞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张大壮仍以他稔熟的没法画出新鲜蚕豆的饱满质感和清新色彩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每节豆荚似乎在的一笔到底的轻重起伏中完成，而豆荚顶端的蒂柄，恰似山水画中的点苔，有画龙点睛之功。更令人叹服的是，张大壮是用山水画的构图来安排这幅蔬果图的布局，解决了“散装”的蚕豆从麻袋中喷涌而出的平衡关系，成千上万的蚕豆从远景一直铺展到近景，仿佛要倾泻到画面之外，画家心中的欣喜也溢出了笔墨的局限。《新豆涌到》不仅是前人从未涉笔过，可能也是今人不敢挑战的，成为经典不会有异议吧。

### 日常题材融入时代审美

青蛙、松鼠、水鸭、冬笋、黑鱼、卷心菜、青椒、苹果、山芋……在来楚生笔下，同样洋溢

着活泼的生活气息。来楚生以篆、隶笔法人画，造型简略，敢于大胆施以浓墨厚彩，浑厚古拙，饶有金石韵味。

来楚生的这幅《黑鱼》，我以前多次从印刷品中欣赏，这幅画的构图借鉴了西洋绘画，浓墨简笔勾出的两条黑鱼，一大一小，以三角形构图求得平衡，但毫不呆板和机械。画家居然不施水波纹，但胸中有水，鱼儿照样游动。本来喜欢到处乱窜的黑鱼，因此多了一份从容淡定。

《收菜籽》是来楚生创作的一幅人物画，画家通过描绘两位正在搬运菜籽的农村姑娘的背影，来传递丰收带给人们的喜悦。人物的造型极为简略，前方的抬着菜籽的人甚至只有一双腿脚出现在画面上，但是她的动作、力度甚至吞吐的气息都让观众感受到了。来楚生的学生、书画家瞿志豪对我说：“来先生对这幅也比较满意，他说我不会画人物画，只能画个背影了。不过观众从背影中能够想象人物的神态。”瞿志豪还说：“来先生不愿走别人走过的路，别人画熟的他就不画，所以他不画牡丹画芍药，不画芋头画山芋，不画白菜画卷心菜，梅花也画得很少。”

张大壮画了卷心菜，来楚生也画了卷心菜，都是以果敢的笔触，勾勒出极简的也最有弹性的线条，饱满而扎实。这两颗卷心菜在画展上邂逅，是卷心菜的荣幸。来楚生自豪地对刚进中学的瞿志豪说：画卷心菜，我是首创。

斯人已去，风范长存。今天我们进入了物质丰富、绘画素材同样十分丰富的好时代，我由是会想，倘若三位大家在世，也许会画一画火龙果、车厘子、白松露、金枪鱼、香椿芽、枸杞头、培根披萨、日本寿司，还有双螯高举、威风凛凛的龙虾，但是我相信老前辈们最愿意画的还是卷心菜、番茄、丝瓜、茄子之类，他们永远与普通的老百姓同呼吸，共命运。

现在，上海的中青年画家也喜欢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，蔬果、风味、器物等作品别开生面，意味深长，春风化雨般地融入了时代的审美。张大壮、来楚生、江寒汀等老一辈画家不仅拓展了中国画的边界，其实也创造了一个传统：更深入基层，更深入生活，更有温度地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更诚恳地与人民群众建立亲密关系。